

種二第書盤特新尼民康

俄國共產黨  
綱

希曼譯

廣州人民出版社印行

公歷一九二二年一月初版

俄國共產黨綱

定價大洋壹角

原著者

俄國共產黨

譯者

希曼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廣州昌興新街

印刷者

人民出版社

# 人民出版社通告

近年來新主義新學說盛行，研究的人漸漸多了，本社同人爲供給此項要求起見，特刊行各種重要書籍，以登同志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底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速率，一面爲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各書或編或譯，都經嚴加選擇，內容務求確實，文字務求暢達，這一點同人相信必能滿足讀者底要求，特在這裏慎重聲明。

## ▲馬克思全書

馬克思傳

王仁編

工錢勞動與資本（印刷中）

袁湘譯

價值價格與利潤

李定譯

哥達綱領批評

李立譯

共產黨宣言（已出版）（定價一角）

陳佛突譯

法蘭西內亂

孔劍明譯

資本論

李漱石譯

剩餘價值論

劉英譯

經濟學批評

李漱石譯

革命與反革命

李漱石譯

自由貿易論

吳智譯

神聖家族

錢潤譯

哲學之貧乏

黃式導譯

猶太人問題

胡琰譯

歷史法學派之哲學的宣言

張九思譯

### ▲列寧全書

列寧傳(印刷中)

張亮譯

國家與革命(印刷中)

康明烈譯

勞農會之建設（已出版，定價一角六分）

李立譯

無產階級革命

張空明譯

現在的重要工作

成則人譯

勞工專政與憲法會議選舉

成則人譯

討論進行計畫書（印刷中）

成則人譯

寫給美國工人的一封信

孔劍明譯

勞農政府之效果與困難

李墨耕譯

共產主義左派的幼稚病

張空明譯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末局

羅慕敢譯

第二國際之崩壞

孔劍明譯

共產黨星期六（印刷中）

王崇譯

列寧文集

孔劍明譯

## ▲康民尼斯特叢書

共產黨計畫(印刷中)

布哈林著

張空明譯

俄國共產黨黨綱(印刷中)

張西望譯

共產主義與蘇政府主義

布哈林著

彭成譯

世界革命計畫

胡友仁譯

共產主義入門

布哈林著

羅維譯

共產主義

鮑爾著

張松巖譯

創造的革命

鮑爾著

李又新譯

到權力之途

柯祖基著

孔劍明譯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

成則人譯

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

托洛茨基著

羅真敢譯

國際勞動運動中緊要時事問題(印刷中)

李墨耕譯

## ▲其他

馬克思學說理論的體系

布丹著

李立譯

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著 陳佛安譯

倫理與唯物史觀

柯祖基著 張世福譯

簡易經濟學

阿卜列特著 張空明譯

多數黨底理論

波斯格特著 康明烈譯

俄國革命記實

托洛茲基著 周詮譯

多數黨與世界和平

托洛茲基著 周詮譯

馬克思經濟學

溫特曼著 楊壽譯

家庭之起原

伯伯爾著 張空明譯

以上各書，已有十種付印，其餘的均在編譯之中，預定在明年內完全出版。購讀者請直接寄函本社接洽。寄售處全國各省各新書店。

廣州昌興馬路二十六號

人民出版社啟

本報是中國南部文化運動的總樞紐，是紹介世界勞動界消息的總機關。是在廣州資本制度底下奮鬥的一個孤獨子。是廣東十年來惡濁沉寗空氣裏面的一線曙光。諸君有關心文化消息、世界趨勢、和社會問題的嗎？請看

文化運動的中心

世界消息的總匯

改造社會的前驅

編輯兼發行所在廣州  
市第七甫一百號門牌

廣東羣報啟



# 俄國共產黨綱目錄

一、總綱

二、普通政治範圍

三、民族關係的範圍

四、軍事範圍

五、裁判範圍

六、人民教育範圍

七、宗教的關係範圍

八、經濟範圍

九、鄉村經濟範圍

十、分配範圍

十一、貨幣和銀行事業範圍

十二、財政範圍

十三、居住問題的範圍

十四、社會安全勞動保護的範圍

十五、人民康健的保護範圍

# 俄國共產黨（多數黨）黨綱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第八次會議時可決案

## 一、總綱

十月的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七日，）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或是平民專政的局面，這個局面，得了窮困的農民或半無產階級的幫助，纔開始建立了共產社會的基礎。在德意志和奧匈聯邦中革命進行的程序，和在各先進國中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此種同樣運動的勞農會式即直求實現無產階級當權的宣傳，竟完全表示了那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和共產的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紀元。

這個革命，原是尙在盤踞於多數開化國家裏面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必然結果。我們的舊黨綱，除了那社會民主黨的稱呼的不妥當外，在後列各款中，精確解釋那資本主義和中產社會的本來的性質，倒是非常的恰當：

『這個資本家社會的特點，就是在那資本的基礎上生產貨物，在那個社會裏的生產和交換方法的最重要而且最大的部分，全握在少數人的掌握中。而人民的大多數，原是由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分所併成，他們受着經濟的壓迫，長時的或是短期的要去賣力。就是要投奔那些資本家去作僱工，拿自己的血汗，為上等階級謀進益的。』

『生產界資本家制度的勢力範圍，按着專門工業日常進步的程序，一天比一天大的擴張起來，並且提高大企業的經濟手段，以壓倒那些獨立的小製造家和他們的一部分變為無產階級，將其餘小製造家在社會經濟的生活的活動縮小了，有些地方，那些小製造家被陷在完全明顯艱鉅的依賴資本的地位。』

『專門工業的進步，除了上項情勢外，又給與那班工廠主人一個機會，他們能够在生產的程序上和貨物的銷路上，用極寬大的範圍去僱用婦女和幼童的勞動力。由另一方面看來，因為專門工業的進步，把那些資本家對於工人活潑潑的勞動力之需要減少了，勞動力的供給超過需要，於是那僱用的勞工依賴資本的關係，日形增加，而資本的營殖程度，亦日見

提高了。

「這種資本階級國家內部的情況，和他們時常在世界商場中激烈的互相競爭，將那日夜增長的出產物品的銷路，日甚一日的弄得困難了。生產過度的結果，產業的危機必來，危機之後，隨着就是較長或較短的期間的產業停滯。生產過度是中產社會裡生產力發達不能免的結果。這種危機和這種停頓的期間，輪流更替的把那些小生產家摧殘更甚了，更把傭工對於資本的關係弄緊迫了，勞動社會的地位，更快的被陷入了比較的或完全的惡劣不堪的狀態。

「專門工業的進步，他表示了一種勞動生產力增加和社會財富發長的意義，這樣引出了中產社會中普遍不平等的現象的增長；貧富懸隔和生存要素不能安全保證的提高，竟為大多數勞動階級造就了一般失業和種種的剝削。

「但是資本階級社會原具的這些矛盾點，不論如何增長擴充，那勞動者和被利用的窮夥對於現狀的憤懣，也要隨着增加的，那無產業的人數和他們的團結力，也要隨着增加的，於

是他們和本資家的衝突，也要隨着利害起來了。到那時候，專門工業成功，把生產和消費的方法集中起來，把資本事業上勞動力的手續集合起來，更快的造成了一個把共產組織代替資本製造組織實際的可能，換一句話說，就是用社會革命去代替資本製造的組織。這個社會革命，就是表示自身是個萬國共產——階級運動表示人——全部進行中的最後目的。

『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爲着保障社會各方面的發達和境況的安全起見，把生產和消費兩種方法的個人私有權，化爲公有，並採用社會的生產手續的平均組織，廢除社會上各種階級的區別，藉以解放全體被壓制的人類，和那社會一部分人利用別一部分人的各種式樣的完全的束縛。』

『這個社會革命的條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Proletariat's Dictature) 換一句話說，就是無產階級爭得那個可以壓服那班資本家各種反抗力的一個政權。萬國共產黨，抱着一個使平民或是無產階級具有能盡歷史上大使命的志願，將他們(指平民)組成了一個和資本階級黨派立于反對地位的獨立政黨，指揮他們階級戰爭上各種的表見，當着他們指點出資本家的利益

和被利用者的利益不能調和的衝突點，並且爲他們解釋那個歷史上的意義和將來社會革命上不可少的條件。一方面又當着其餘的勞動全體和被利用的羣衆面前，說明了他們的境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改良無望，並且說明了他們自身若要脫離資本壓制的關係就有從事社會革命的必要。勞動黨——共產黨——號召那些抱有平民的見解的各種勞動階級和被利用的人民，投入自己的伍。

資本集中和他集權的手續，摧殘了自由競爭，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促成了資本家強有力的並且在全部經濟生活上，具有嚴重意味的專利組織，——資本團，托辣斯(Trusts)，——大集中的融合了銀行資本和實業資本，又極力把資本輸入別國。那些托辣斯，包含了各資本家一般團體，用經濟的分割以宰制那已經被各富強國家分割的世界。這個資本當權的時代，就是帝國主義時代，那資本國家和資本國家的爭鬥，日趨激烈，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必然也要產出帝國主義的戰爭，爲爭世界銷場，爲爭灌輸資本的地點，爲爭原料，爲爭勞動力，明瞭的說，就是爭世界的霸權和統治弱小民族的權力。一千九百十四年至一

一千九百十八年第一次帝國主義的大戰，本來就是這樣發生的。

那普遍的世界資本主義發達的最高度；那國家專利的資本主義對於自由競爭的更替；那銀行和資本團體對於貨物生產和分配手續普通規定上的機械的準備；那資本專制的發展，連帶地增加了實業組合對於勞動階級而壓迫和生活艱難的現象；那勞動階級受了帝國主義的國家的陷害；那促成無產階級（平民）政治的和經濟的競爭的極大困難；和那帝國主義的戰爭所種下的恐慌，缺乏和被毀；這種種事，完全給了資本主義一個不能免的破產，不得不趨向於優式共產的一途。

帝國主義的戰爭，不但不能得到公正的和平結束，並且不能從這些中產國家裏有個畧形鞏固的和平締約。這個戰爭，在資本主義發達的階級上，必然要變為被利用的勞動團體反抗中產社會的國民戰爭。

平民（即無產階級）方面所產生的壓迫，和平民在各方面所得的勝利，使那班資本家增加了防備，引起他們那方面有了新式的資本家的國際同盟（League of Nations）的組織。那些



資本家，在世界的大範圍內，對於地面上各種民族，組織了一般有統系的利用，施用全力去直接壓制各國平民的革命運動。

照這樣，必不免要使各國內部的國民戰爭 (War of citizens)，和那些從事防守的平民國家之革命戰爭，與夫被壓制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的革命戰爭相聯結了。

在這些條件上，那和平論，和在資本主義上的國際廢兵，以及仲裁審判等等的標榜，不但是是一個反應的幻想，並且是一個直接欺騙勞動界的手段，想把平民的武裝解除，並且引誘他們拋棄那解除資本家武裝的目的。

唯有一個平民的或是無產階級的共產革命，纔能設把全體人類，由那被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陷阱裏撥出來。無論這種革命，有甚麼困難處，或者一時的失敗或者有反革命的波瀾 (Waves of counter-revolution) 那平民最後的勝利，必然是有把握的。

我們對於這個全世界平民革命的勝利，要有完全的信仰，要有極親密如兄弟的連結，又要在各先進國裏，有勞動階級革命進行的大團結。